

中国文学史

下



钱基博○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文学史
①下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史 / 钱基博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8.1

ISBN 978-7-80186-732-2

I. 中… II. 钱… III. 文学史—中国—古代 IV. 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2405 号

责任编辑: 王卫东

封面设计: 陈楠

中国文学史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00×1010 毫米 1/16

字 数: 895 千

印 张: 56.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732-2

定 价: 70.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二章 南宋

第一节 汪藻附 綦崇礼 孙覿等 洪迈附 兄适 遵 李刘

东汉文章，不同西汉。南宋诗文，一衍北宋。所以东京为西京之别出，而南宋祇北宋之附庸。南宋之文学，苏氏之支与流裔也。盖词为苏词，文为苏文；四六则苏四六，独诗渊源黄陈以为江西派尔。方高宗之南渡也，王言纶绋，江淮风动，而协赞中兴，以文章随蹕，涣然大号，而集宋人四六之大成者，盖以汪藻为首出云。

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崇宁二年进士。博极群书，尤喜读《左传》、《汉书》；工四六。历徽宗钦宗两朝，累官太常少卿。金人陷汴京，立宰相张邦昌为楚帝，而俘徽钦二宗以北。邦昌知众心之不附也，奉哲宗废后孟氏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帘听政；藻乃《为后草手书告中外以康王即位》曰：

比以敌国兴师，都城失守。褻缠宫阙，既二帝之蒙尘；诬及宗祫，谓三灵之改卜。众恐中原之无统，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于危而非权莫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抒邻国见逼之威；遂成九庙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痿之质，起于闲废之中，迎置宫闱，进加位号；举钦圣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复之心。永言运数之屯，坐视邦家之覆；抚躬独在，流涕何从！

缅惟艺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

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共定安危之至计，庶臻小愒，共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

其中斡旋邦昌，妙在有意无意，轻描淡写，曲尽情事。而劝进康王，则又大书特书，长言永叹，力占地步；使笔如舌，固已极辞令之妙。及康王即位，为高宗，召试中书舍人，转翰林学士，草《责张邦昌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制》曰：

以死偿节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圣人所嫉。傥或志存于躯命，则将义薄于君亲。具官某身受国恩，位登宰辅。方宗社有非常之变，乃人臣思自尽之时；而不能抗虎狼强暴之威，徒欲为雀鼠偷生之计，陷于大恶，所不忍言。虽天夺之明，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宜大正于典刑，用肃清于名分。尚以本繇于迫胁，惻然姑示于矜容，出授散官，窜投荒服。其体好生之德，毋忘自讼之心。

前书辞婉而章，似乎情有可原；此制义正以严，又使喙无可置。同此一人，犹是一事，而予夺操之寸管，功罪可以异辞。然张邦昌就贬潭州，而谢高宗表，有曰：“孔子从佛肸之召，盖欲兴周。纪信乘汉王之车，固将诳楚。”胡颜之厚，亦善斡旋，其党颜博文之辞也。时高宗起李纲为相，而纲以主战，议不合，又中谗，落职鄂州居住，而群情方向。藻《草制》曰：

朋奸罔上，有虞必去于欢兜；欺世盗名，孔子首诛于正卯。肆朕纂承之始，昧于考慎之宜，相靡有终，刑兹无赦。具官某空疏而不学，凶愎而寡谋，志轻天下而自谓无人，权轻朝廷而不知有上；靡顾国家之大计，但营市井之虚名。专杀尚威，伤列圣好生之德；信狂喜佞，为一时群小之宗。比再被于延登，朕颇怀于虚佇。而果于修怨，奸以事君，庇己姻亲，至擅刊夫诏令；括民财力，曾罔恤于基图。念存体貌之恩，姑解钧衡之任，虽居远外，犹极优崇。谓上印以投闲，能阖门而讼过。乃倾家积，阴与贼通。伊举错之非常，于听闻而实骇。宜镌宠秩，移置偏州。昔汉弃京房，罪本由于不道；唐诛元载，恶盖在于罔悛。往革乃心，毋忘予戒。

众望所归，岂得为罪；而以群情之爱戴，为朋奸之佐验；抹杀公论，归重主断，有

笔如刀，当躬失色。先是纲相钦宗，主战守；以金人来责言罢斥，而士民上书请起用，乃复纲尚书右丞。于是藻投启贺曰：

伏审躬被策书，进居丞弼。精忠贯日，正二仪倾侧之中；凜气横秋，挥万骑谈笑之顷。国须贤立，天为时生。恭以某官厚德镇浮，英材经远，得文武弛张之枢要，独运胸中；明古今治乱之渊源，不专纸上。爰自践扬之始，每勤献纳之忠，老成尚有于典刑，天下想闻其风采。昨属殊邻之扰，上貽当宁之忧，夕烽既彻于甘泉，清蹕将游于汾水。

惟公夙夜，与国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议九重之邃，留家誓死，饒血书词；销大变于胚胎，转危机于呼吸。泊干戈之指阙，援桴鼓以登陴。义动三军，人皆奋死；气吞异类，寇辄请盟。身且九殒以一生，国则崇朝而再造。昔李晟子仪之功高矣，而未尝定策；张良谢安之谋至矣，而初不临戎；永惟元勋，夔绝前古。既名高而众媚，乃谗就而身危。

士讼公冤，亟举幡而集阙下；帝从民望，令免胄以见国人。洊经艰难，益见奇倚。方主上大明之今日，实邦家希阔之昌期，欲众贤同建于事功，非雅望孰为之师表。将万世维持之是赖，何一时康济之足言。藻久托余光，欣闻盛事，虽无缘进旅退旅，陪宾客之后尘；岂能大书特书，续山林之野史。岩廊多暇，岁律方春，愿精寝馈之调，用副华夷之望。

所以推崇之者至矣。及草落职之制，乃有“朋奸罔上”云云；或以相诘。藻曰：“我前启自值一翰林学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丑诋之也！”以此颇为士论所薄；然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无不达之辞，有必显之情。既而随扈南渡，属时多事，诏令类出其手。而金人大举渡江，高宗航海播越，乃命藻草诏罪己曰：

御敌者莫如自治，动民者必以至诚。朕自纘丕图，即罹多故。昧绥怀之远略，貽播越之深忧。虽眷我中原，汉祚必期于再复；而迫于强敌，商人几至于五迁。兹缘仗卫之行，尤历江山之阻。老弱扶携于道路，饥疲蒙犯于风霜。徒从或苦绎骚，程顿不无烦费。所幸天人协相，川陆无虞；仿治古之时巡，即奥区而安处。言念连年之纷扰，坐令率土之流离。乡间遭焚劫之灾，财力困供输之役。肆夙宵而轸虑，如冰炭之交怀。嗟汝何辜，由

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专克己以焦劳。欲睦邻休战，则卑辞厚礼以请和；欲省费恤民，则贬食损衣而从俭；苟可坐销于氛祲，殆将无爱于发肤。然边陲岁骇，而师徒不免于屡兴；馈饷日滋，而征敛未遑于全复。

惟八世祖宗之泽，岂汝能忘；顾一时社稷之忧，非予获已。少俟寇攘之息，首图蠲省之宜。况昨来蒙蔽之俗成，致今日陵夷之祸亟。虽朕意日求于民瘼，而人情终壅于上闻，主威非特于万钧，堂下自遥于千里。既真伪有难凭之患，则遐迩衍无告之冤。已敕辅臣，相与虚怀而听纳；亦令在位，各须忘势以咨询。直言者勿遭危疑，忠告者靡拘微隐。所期尔众，咸体朕怀。于戏！王者宅中，夫岂甘心于远狩？皇天助顺，其将悔祸于交侵。惟我二三之臣，与夫亿兆之众，亟攘外侮，协济中兴。

诏命所被，无不凄愤激发，天下传诵，以比陆贄。说者谓其措辞得体，足以感动人心，实为辞命之极则，四六之宗匠；固不仅属对精整，擅绝一时。其他制诏如《隆祐太后推赠曾祖制》、《滕康初任执政封赠曾祖制》、《吕好问除尚书右丞制》、《修职郎王伦改朝奉郎充大金通问使制》、《徽猷阁待制邢焕授正任观察使制》、《京东路转运判官柴天因升转运副使兼知青州制》、《姚平仲复吉州团练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陆藻李邴复旧职制》、《给事中王绶复朝散郎制》、《新除中书舍人孙觌可待制与郡制》、《武义大夫董植可落致仕制》、《苏轼孙从事郎符改宣教郎制》、《谭世绩赠延康殿学士制》、《知怀州霍安国赠延康殿学士制》、《刘轸赠特进制》、《韩世忠起复检校少师武成感德军节度使制》、《降杜充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制》、《知淮宁府李弥大隆两官制》、《谢克家范宗尹落职官祠制》、《新除起复镇潼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醴泉观使孟忠厚辞免恩命乞许终丧制不允诏》、《新除淮南路宣抚使刘光世辞免恩命不允诏》、《复观文殿学士知潭州吴敏乞辞免恩命不允诏》，章表如《车驾亲征起居表》、《车驾巡幸起居太上皇表》、《己酉年冬至遥拜道君皇帝表》、《辛酉年正旦表》、《谢授新安郡侯表》、《代宰臣星变待罪表》、《代汪伯彦枢密辞免表》、《代宰臣星变放罪表》、《代王枢密谢知建康府表》、《代刘相公谢给展省先茔表》、《代汪枢密谢子自北归不令入城降诏奖谕表》，笺启如《上常州钱舍人启》、《永州上宰相陈情启》、《答黄解元》、《谢汪漈可成荐举启》、《谢胡司业荐举启》、《谢馆职启》、《除授谢舍人启》、《徽州到任谢丞相启》、《解镇江任谢执政启》、《为人谢薛昂大资

启》、《贺何桌中书启》、《贺张丞相启》、《贺朱丞相启》、《贺秦丞相启》、《贺秦丞相子状元及第启》；抒所欲言，明白洞达，无不意到笔随，其源出于欧阳修、苏轼，浏亮顿挫，而不乖四六之体；然尚气调而不贵绮错，议论澜翻，自是欧苏一脉；而与西昆体之举体华美、出于李商隐之唐四六者异趣。然而世论徒称藻四六之感激顿挫，意到笔随；而莫知其古文之跌宕昭彰，辞达理举。

汪藻古文，制诏如《皇叔祖郑州观察使同知宗正司寺仲昀可承宣使制》、《中书舍人范宗尹御史中丞制》、《赵鼎除司谏吕祉除正言制》、《贵州刺史知顺安军徐沆转团练使制》、《随龙康益特转团练使监御辇院制》、《王敏文潼川府路转运副使制》、《陈起宗直徽猷阁都大提举川陕路茶马制》、《知兴仁府邓绍密右文殿修撰制》、《进士周义起刘宜孙充大金通问使属官特授从事郎制》、《张昱转两官阁门只候知慈州制》、《知东平府卢益落职官观制》、《新除兵部侍郎胡直孺辞免恩命乞除台严一州差遣不允诏》、《新除户部侍郎孟虔辞免恩命不允诏》、《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颐浩辞免恩命不允诏》、《新除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颐浩辞免恩命不允诏》、《吕颐浩辞免少保恩命不允诏》、《王绶为从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诏》、《新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富直柔辞免恩命不允诏》，奏议如《行在越州条陈时政》、《抚州奏乞罢打造战船等事》、《奏论诸将无功状》，传状如《郭永传》、《奉议公行状》、《夫人陈氏行状》，碑志如《信州二堂碑》、《镇江府金山神霄宫碑》、《赠端明殿学士程公神道碑》、《故徽猷阁待制致仕苏公墓志铭》、《尚书礼部侍郎致仕赠大中大夫卫公墓志铭》、《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阁刘君墓志铭》、《朝请大夫直秘阁致仕吴君墓志铭》、《左中大夫致仕吴公墓志铭》、《户部尚书许公墓志铭》、《赠少师傅公墓志铭》、《赠通议大夫周公墓志铭》、《赠少师谥僖简庄公墓志铭》、《赠左大中大夫致仕陈君墓志铭》、《左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庄君墓志铭》、《左朝奉郎知处州江君墓志铭》、《朝散郎致仕王君墓志铭》、《主簿胡君墓志铭》、《判官程克一墓志铭》、《赠朝请大夫刘君墓志铭》、《奉议郎知舒州曾君墓志铭》、《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赵公墓志铭》、《承议郎通判润州累赠朝议大夫赵君墓志铭》、《徽猷阁待制致仕蒋公墓志铭》、《赠特进显谟阁直学士蒋公墓志铭》、《右中大夫直宝文阁知衢州曾公墓志铭》、《谭章墓志铭》、《詹太和墓志铭》、《安人汪氏墓志铭》、《孺人晁氏墓志铭》、《安人王氏墓志铭》、《王夫人墓志铭》、《吴国夫人陈氏墓志铭》、《令人施氏墓志铭》，记如《翠微堂记》、《镇江府月观记》、《永州玩鸥亭记》，

咸可诵览。大抵碑传以逶迤为提挈，不支不蔓，本末粲然，其体出欧阳修。他文以议论为澜翻，有识有笔，辞意旷如，其体原于苏轼。抑扬爽朗，正复使人读之激印，讽味不已。岂特四六之独出冠时，足以润色偏安，协赞中兴也哉？特其诗学苏轼，乐易疏快，有气调而无远韵，不免肤滑尔。顾四六尤有名，而竟爽一时者，莫如高密綦崇礼。

綦崇礼之四六文。先是徽宗之世，以进筑顺州，得枸杞宿根于土，其形葵伏，仙家以为千载所化，驰献阙廷。而徽宗生于壬戌，正符所属之辰，尤以为善祥。百寮欲以诰朝拜表，而羌无故实，诸公阁笔不知所措。自王安石制经义以颁庠序，而士不习为词章。天子幸太学，欲进一表而无能应者。崇礼方为诸生，出稿袖间，无不惊服。至是已为学官。有相荐者，延致东阁。从容属联，首曰：“灵根夜吠，胎仙犬于千年；驿骑朝驰，荐圣人之万寿。眷荒裔沉藏之久，实王师恢复之初。物岂无知，时各有待。”既进，徽宗动容，喧传京师，名公咸自以不及也。及高宗驻蹕扬州，崇礼航海来朝，召试中书，文不加点，累官翰林学士。方当羽檄旁午，书诏填委之会，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如《赐新除镇江府建康府淮南东路宣抚使韩世忠诏》曰：

朕惟时已戒寒，守当严备，循江流而振险，顾力散以难周，联形胜以宿师，则势专而易应。眷升润东西之府，据江淮南北之冲，走集所趋，舳舻交会；封疆之接，鸡犬相闻；曾无数舍之遥，奚假两军之重。乃命江东之戍，更蒞池阳；遂因京口之屯，并临建邺。仍资威望，分控长淮。惟卿勇不顾身，忠无择事。宽其分部，庶能展足以赴功；睦乃比邻，尚克同心而济务。念国家之至计，翳将相之协恭；勉就大勋，毋怀小忿。譬犹捕鹿，要为犄角之图；有若献豨，皆获公私之利。往体朕意，伫观厥成。

奖其协恭，勛以立功，兵形地势，不啻聚米画沙，诸大将奔走承命。而吕颐浩以首相开督府训辞，尤为宏肆，有曰：“尽长江表里之封，悉归经略；举宿将王侯之贵，咸听指呼。”其能布宣将略，张皇国势类此。至草《秦桧罢右相制》曰：“自初豫政，疑若献忠。从其长，则未尝争议于当然；私于朕，则每独指言其不可。”又曰：“念方委听之专，更责寅恭之效。而乃凭恃其党，排斥所憎。进用臣邻，率面从而称善；稽留命令，辄阴怵以交攻。”鬼蜮倾軋，情状如睹。先是桧为御史

中丞，以抗议张邦昌为帝；金人怒，繫以北。及南归参政，高宗称其朴忠过人；至是词播中外，人始知桧之奸也。既而桧当国专政，欲甘心焉。盖其博览强记，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气刚，沛然出之，不为崖异之言，而气格浑然天成。传有《北海集》四十六卷，诸体寥寥，惟制诰表启之四六最多，亦惟四六最工。然宋之四六，亦几变矣：四六为句，本以文从字顺，便于宣读；至宣和间，能者争名，恐无以大相过，则又习为长句，全引古语，以为奇崛，而一联或至数十言，硬语盘空，诵者不以为谐也。独崇礼与汪藻，动宕开阖，而谨四六之体；不乖杨刘之律令，运以欧苏之气调，一出一入，所以为能。崇礼，字叔厚，北海其自号也。

其次晋陵孙覿，字仲益，亦以四六黼黻南渡，管王喉舌，为汪藻所推；累官尚书，以奉祠提举鸿庆宫，遂以名集，传有《鸿庆居士集》四十二卷。其中碑志谀颂宦寺，排抑忠良，殆不知人间有羞恶是非之心；而四六铿锵，则汪藻、蔡崇礼以外，罕与抗行。《试词科代高丽国王谢燕乐表》曰：“玉帛万国，干舞已格于七旬；箫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又曰：“荡荡乎无能名，虽莫见宫墙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预闻管籥之音。”自中书舍人出知和州，而抵境拒不纳，乃以启答郡僚曰：“虽文书衔袖，大人不以为疑；然君命在门，将军为之不受。”既履任，邻郡无为军不办上供钱米，委取勘。覿漫不省，而事寻解。无为守驰启来谢。答曰：“包茅不入，敢加问楚之师；辅车相依，自作全虞之计。”比事精当，属辞警策，洪迈每诵举之以为四六名对，而融裁古语，尤妙浑成也。洪迈言：“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搢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特风气所趋，好用成语；而不难闳肆，难短峭；不难排奭，难妥帖。有一联四六用两处古人语，而雅驯妥帖如己出者。绍兴间，刘□□字美之，除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吉水丞汤尹字正子以启贺曰：“技巧工匠精其能，自元成之间鲜能及；号令文章焕可述，虽诗书所补何以加。”尹又《上丞相汤思退》曰：“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天下之士，岂复贤于周公。”后二语用韩愈《上宰相书》。王□□字履道，草《执政以边功转官制》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宁人有指，敢弗于从。”前二语用韩愈《平淮西碑》。《贺王秘校及第启》曰：“得知千载，上赖古书；作吏一行，便废此事。”前二语用陶渊明诗“得知千载事，上赖古人书”，剪去两字，后二语用嵇康书“一行作吏，此事便废”，而皆倒易二字。中书舍人张孝祥，字安国，出知抚州，移苏州，《谢上表》曰：“虽自

西徂东，周爰执事；然以小易大，是诚何心。”“虽”“然”二字增，而两州东西小大，乃甚的切。中书舍人洪迈知婺州，召至都下，而侍从未有虚位；孝宗除为在京官观兼侍读。太府少卿张抑，字子仪，以启贺曰：“珍台间馆，冠皋伊之伦魁；广厦细旃，论唐虞之圣道。”前二句，用扬雄赋全语；后二句，用王吉疏全语；皆西汉文章也。蒋子礼拜右相，王诤贺启曰：“早登黄阁，独见明公之妙年；今得旧儒，何忧左辖之虚位。”上二句，用“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下二句用“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皆杜甫诗也。四六有一联而用四处古人语者，张栻，字钦夫，答一教官启曰：“识其大者，岂诵说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义而已矣。”而徽宗时，王履道《行少宰余深制》曰：“仰惟前代，守文为难；相我受命，非贤不义。”又曰：“盖四方其训，以无竞维人；必三后协心，而同底于道”。时次蔡京、王黼为三相也。四六有用古人全语而全不用其意者：《行苇》之诗云：“仁及草木，牛羊勿践履。”此盛世之事也。又《鸛鸣》之诗云：“曰予未有室家，风雨所漂摇。”此谓鸛鸣之毁巢。王履道生长河洛，以金人之乱，避兵而南，思家园丘墓，而剪裁两诗以撰青词曰：“万里丘坟，草木牛羊之践履；百年乡社，室家风雨所漂摇。”运古入化，匪夷所思矣。如此之类，镕铸经营，而不以长句破格，不以硬语损谐，虽全引古语，而何害四六焉。凡此儒林扬休，传诵当时者也。其后番阳洪适，与弟遵、迈，吉安周必大，相继以四六有名；而洪迈尤自负四六为其家学云。

洪适，字景伯；遵，字景严；迈，字景卢。父皓，亦工四六，以徽猷阁待制奉高宗命使金，而遭徽宗之丧，泣血撰文以祭，有曰：“故宫为禾黍，改馆徒馈于太牢；新庙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虽置河东之赋，莫止江南之哀。遗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萦惟欧血。”金人诵之亦挥涕，而为所拘留。适才十三岁，已任门户，督二弟遵、迈，刻意问学，而承母沈以奉祖母。沈，无锡之所自出也；既而母卒，遂奉丧以依舅氏焉。

洪适四六。时金人以河南归宋，因拟宰相贺表，有曰：“宣王复文武之士，光启中兴；齐人归郛欢之田，不失旧物。”舅氏沈松年以宿学官博士，诵而奇之曰：“此博学宏词之选也！”绍兴十二年，与弟遵同中博学宏词科。高宗询知为皓子，曰：“父效命出疆，而二子自力，此忠义之报也。”适以启谢宰相曰：“骤掇虚名，敢自希于双璧；尚遗季弟，终有愿于三珠。”后三年，迈亦中选；于是三洪名满江东，兄弟竞爽。而适于孝宗朝，累官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遵

至翰林学士承旨，迈至端明殿学士。歿皆有谥，适谥文惠，遵文安，迈文敏。而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遵有《小隐集》，不传。迈有《野处类稿》二卷，有诗无文。独适有《盘洲集》八十卷行于世；其中诗古文条畅而出以乐易，四六警切而务为疏宕，其体一出苏轼。而迈撰《容斋随笔》，有“吾家四六”之记，称：“乾道初年，张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议者谓两淮保障不可恃，公往视之。会诏归朝，未至而免。文惠公当制，词曰：‘棘门如儿戏耳，庸谨秋防；袞衣以公归兮，庶闻辰告。’所谓儿戏者，指边将也，而议者乃以为诋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责备贤者，慨功业之惟艰；天子加礼大臣，固始终之不替。’所以怜惜之意至矣。《王太宝致仕词》曰：‘闵劳以事，圣主隆待下之仁；归洁其身，君子尽衣锦之美。’太宝有遗泄之疾，或以为有讥，而实不然。罢相后起帅浙东，《谢生日时词启》曰：‘五十当贵，适买臣治越之年；八千为秋，辱庄子大椿之寿。’时正五十岁，而生日在秋也。绍兴壬戌词科，《代枢密使谢赐玉带表》，文安公曰：‘有璞于此必使琢，恍惊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则有余，允谓便蕃之赐。’主司喜焉，擢为第一。乙丑《代谢赐御书周易尚书表》。予曰：‘八卦之说谓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义莫得闻，坦然明白。’尾句曰：‘但惊奎壁之辉，从天而下；莫测龟龙之妙，行地无疆。’亦忝此选。《代福州谢历日表》曰：‘神祇祖考，既安乐于太平；岁月日时，又明章于庶证。’正用《诗·凫鹥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洪范》：‘庶证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义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联文，未增一字。《渊圣乾隆节疏》曰：‘应天而行，早得尊于《大有》；象日之动，偶蒙难于《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应乎天而时行’。《左传》叔孙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彖辞》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亦用本文。叶子昂参知政事，为谏议大夫林安宅击罢，已而置狱治，林责居筠，叶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从有北之投，亟下居东之召。有欲为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无以我公归兮，大尉瞻仪之望。’本意用公归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仪；而御史单时疑之，谓人君而称臣为我公，盖不详味词理耳。《赐宰臣辞免提举圣政书成转官诏》曰：‘为天子父尊之至，永惟传序之恩；问圣人德何以加，莫越重华之孝。’《叶资政召命诏》曰：‘见睨曰消，顾何伤于日月；得时则驾，宜亟会于风云。’《赐史大观文以新蜀帅改越辞免诏》曰：‘王阳为孝子，敢烦益部之行；庄助留侍中，姑奉会稽之计。’吴璘在兴元修塞坏渠为田，奖谕诏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见离堆之利；复陂谁云两

黄鹄，诘烦鸿郤之谣。’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进坏鸿郤陂，童谣云‘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等语也。刘共甫自潭帅除翰林学士，答诏曰：‘不见贾生，兹趣长沙之召；既还陆贄，宜膺内相之除。’《批执政辞经修哲宗宝训转官词》曰：‘念叠矩重规，当贤圣之君七作；而立经陈纪，在谏训之文百篇。’哲庙正为第七主，而宝训百卷也。《答蒋丞相辞免诏》曰：‘永惟万事之统，知非艰而行惟艰；有不二心之臣，帅以正则罔不正。’《礼部为宰臣以显仁皇后小祥请吉服奏》曰：‘练而慨然，理应顺变；期可已矣，惧或过中。’又曰：‘汉中天二百而兴，益隆大业；舜至孝五十而慕，独耀前徽。’时高宗圣寿五十四也。辛巳《亲征诏》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绪；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晏安。’又曰：‘岁星临于吴分，定成淝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可决韩原之胜。’是时岁星在楚，故云。《檄书》曰：‘为刘氏左袒，饱闻思汉之忠；奚汤后东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宁有种乎？人皆可致；富贵是所欲也，时不再来。’《修圣政转官词》曰：‘念五马浮江之役，光启中兴；述六龙御天以来，式时猷训。’《汪观文复官词》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当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于明何损。’《步帅陈敏制》曰：‘亚夫持重，小棘门霸上之将军；不识将屯，冠长乐未央之卫尉。’《吴挺兴州制》曰：‘能得士心，吴起固西河之守；差强人意，广平开东汉之兴。’《起复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吊，坏万里之长城；有子而贤，作三军之元帅。’《萧鹳巴词》曰：‘随会在秦，晋国起六卿之惧；日磾仕汉，秭侯传七叶之芳。’《姚平仲复官制》曰：‘李广数奇，应恨封侯之相；孟明一售，终酬拜赐之师。’《追封皇四子郡王词》曰：‘举汉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独留遗恨。’时已封建三王也。《赵忠简谥制》曰：‘见夷吾于江左，共知晋室之何忧；还德裕于崖州，岂待令狐之复梦。’《王彦赠官词》曰：‘申带砺以丹书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于神武之门，竟失戎营之校尉。’《向起赠官词》曰：‘驰至金城郡，方思充国之忠；生入玉门关，竟负班超之望。’《李师颜赠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严分阃之权；黑水惟梁州，怵失安边之杰。’《襄帅王宣赠官词》曰：‘黄河如带，莫申刘氏之盟；汉水为池，空堕羊公之泪。’王沔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庙忘设象尊牺尊降官词曰：‘牺象不设，已废司彝之供；饗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礼。’《潼川神加封词》曰：‘驾飞龙兮灵之旂，具严焕命；驱厉鬼兮山之左，终相此邦。’《青城山蚕丛氏封侯词》曰：‘想青神侯国之封，自今以始；虽白帝公孙之盛，于我何加。’《阳山龙母词》曰：‘居然生子，乘云

气以为龙；惟尔有神，时雨旸而利物。’《魏丞相赠父词》曰：‘大名之后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乐之和，幸哉有子。’魏盖以使金议和而致大用。《赠母词》曰：‘藏盟府之国功，不殊魏绛；成外家之宅相，重见阳元。’《封妻姜氏词》曰：‘筮仕于晋曰魏，方开门户之祥；娶妻必齐之姜，孰盛闺闼之美。’《虞丞相赠父词》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于人者侔于天。’《周仁赠父词》曰：‘有子能贤，高举而集吴地；受予显服，会同而朝汉京。’用东方朔《非有先生传》‘高举远引，来集吴地’及《两京赋》‘春王三朝，会同汉京’也。《奖谕吴挺诏》曰：‘阆外制将军，方有成于东乡；舟中皆敌国，应无虑于西河。’《梁丞相答诏》曰：‘一言可以兴邦，念为臣之不易；三宿而后出昼，勉为王而留行。’余不胜书。惟记从兄在泉幕，淮东使者，其僚婿也。发京状荐之；为作谢启曰：‘襟袂相连，夙愧末亲之孤陋；云泥悬望，分无通贵之哀怜。’皆用杜诗。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赠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亲，等级敢比肩，人生意气合，相与襟袂连。’比事适著题，而与前《送韦书记诗》句，偶可整齐用之。附记于此，但以传示子孙而已。”盖父子兄弟，世擅四六；而比事属辞，则事无泛用；古语新裁，斯语妙浑化；亦庶几不乖四六之律令，而善运欧苏之气调者也，可以耀世美而征家学焉。然有词未以筦王命，而篇独工于书记者，曰李刘。

李刘，字工甫，崇仁人。嘉定七年进士，累官宝章阁待制。生平无考。独工四六；所著《类稿》、《续类稿》、《梅亭四六》，皆不传，独《四六标准》四十卷，乃其门人罗逢吉所编，以刘初年馆宰相何异家，及在湖南、四川所作，汇为一集，题曰《标准》，盖门弟子尊师之词也；凡一千九十六首，以类相从，分七十一目。其中言时政如《上史丞相》、《上曾枢密》，赞见如《上魏运使》、《上吴宣抚》，荐举如《谢林提举举关升》、《谢卫参帅特荐》、《代谢帅座》契家子弟谢合光、《代回危教授谢列荐》，举科目如《谢刘阁学举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代虞制参谢刘阁学举科目》、《谢赵尚书举可备著述科》，谢到任如《荣州到任谢桂制置》、《通判到任谢签枢》，谢除授如《代江淮陈制干除监丞谢丞相》、《除国子录谢执政》、《除国录谢葛祭酒》、《除成都漕谢李制置》，谢辟置如《谢董制置辟充成都抚干》，举自代如《谢李侍郎举自代》，被召如《贺绵州高知府赴召》，官观如《贺泸州杨尚书进职奉祠》，杂谢如《谢魏侍郎为祖先父作墓志》、《代袁子固谢县宰宽假不杖责》、《回蹇学谕贺得粟九穗》，谢惠诗文如《谢监镇陆子通惠诗》、《谢朱新恩投书》、《谢周秘校惠梅诗》、《回刘进士惠诗及封事稿》、《回罗省元》，科举如《回

免举士人谢启》，生辰如《代胡侍郎谢朝士贺生日》、《谢潼川提刑谢太博贺生日》，宰相如《贺郑参政除右相兼枢密使进光禄大夫》，参政如《贺宣参政》，枢密如《贺俞金书》，中书如《贺太府俞大卿除中书舍人兼右司除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台谏如《贺董司谏》，制帅如《回赵副帅》，提舶如《回赵市舶》，漕司如《代回江西李运使》、《代回江西胡漕》，太守如《贺赵尚书知平江府》、《代回傅赣州》，教官如《代回王教授》，州官如《通潭州于节推》，宰如《回资官文知县》；四十八首，为一集之胜。自六代以来，笺启即多骈偶；然其时文体皆然，非以是别为一格也。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而其启必以四六，遂于四六之内，别成专门。而刘所作，隶事精切，措语朗畅，衍欧苏一脉，而谨四六之体；泯尽堆垛，捃摭之迹，而才华富有，辞意铿訇，实集笺启之大成，而极四六之能事。南渡而下，足当后劲。肆笔如舌，纡余委备。尤善议论，澜翻不竭。如《上史丞相》曰：

索长安之米，拟就辟书；伏光范之门，尚干宾谒。特有惓惓之意，未敢察察而言。辄以万分，写之四六。仪图爱助，此周人待山甫之情；翕受敷施，亦虞舜举皋陶之意。他无求者，公幸听之。窃惟国家闲暇之时，当思文武长久之术。况外夷之云扰，贵内治之日严；詎云行李之通，可缓包桑之虑？国虚难动，民困易摇，岂待谋国之数公，知讳用兵之两字。然能应则乃可谓定，故欲翕者未始不张。今徒千里而畏人，未思四境之不治，一气先竭，百为弗开。群材付之乍佞以乍贤，正论听其自鸣而自息。耳目之受既狭，心腹之委亦偏。为赤子，为龙蛇，未始得敌情之实；以皮币，以犬马，但云量力之宜。军籍既隐于蔽蒙，将材又阨于媚嫉。舟师未练，马政不修。凿斯池，筑斯城，岂可无九攻之具；锻乃戈，厉乃矛，孰能遏再鼓之衰？仰而思之，无非事者。上作而下不应，朝廷每有是言；外呼而内不闻，郡国亦为此论。惟事事备，乃可无患；言人人殊，何以成功。周得上，汉得中，策将安决？蠹治内，种治外，责恐宜分。试考先朝立四总管之谋，及观诸儒分三大镇之说，皆欲取之人望，从而假以事权。一用孔明陆逊之规模，力行晁错充国之论议。移江上之屯于淮上，实关表之粟如关中。使权守御之方，渐讲招怀之略。众犬方狺，则养威持重；两虎既伤，则取乱侮亡。是为屈群策以共图，奚至无寸功之可论？与其待一朝之患，始出于

兹；孰若折千里之冲，早为之所？若任人而疑，疑人而任，则闻事不实，实事不闻。何怪草野之私言，动违槐棘之成算？日月逝矣，风雨萃之。无谓天变不足虑，人言不足从；庶几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

恭惟某官堪輿间气，社稷世臣。砥柱不移，回平原黄河之决；终风且曠，洗咸池白日之光。力调更化琴瑟之弦，复享和戎金石之乐。如将道古今而誉德，亦可纪简策以垂功。然太师维垣，辅隆兴不满一岁；今西平有子，相嘉定行且十年。此非门户之私荣，实负乾坤之重寄。用药莫先于无病，止车当在于未奔。相亦惟终，邦其无斁。如某者，拙由地稟，猥不时宜。独窃考治乱之原，知当谨几微之会。贫贱不能以达志，忧患又从而熏心。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书而无路；今来阙下，愿作石徂徕之颂而难言。荐之吾相者欲令主金耀之书，谋及乃心则姑愿应铜梁之辟。等勤大播，盍进小忠？敢输肺腑之微诚，尽告腹心之元老。一毫有补，万坐亦甘。平津之招贤有三，惜难受汲生之赘；洛阳之太息者六，实欲全周勃之功。

曲尽时宰玩愒之情，当日因循之态，大声疾呼，不乞相公之垂怜，而规相公以谋国，侃侃而陈，胜韩愈《三上宰相书》矣。又如《贺董司谏》曰：

进思补阙，仍侍迓英。责重寄隆，益可告嘉猷于后；谋从言听，转当下膏泽于民。朝野喧然，宗社幸甚。恭惟某官所养刚大，而道中庸。人方此重而彼轻，公独以退而为进。廷臣无出右者，天子居然器之。拔自州麾，遍仪朝著。亟拜拾遗之命，仍陪劝诵之联。缉日月之光，良多启沃；犯雷霆之怒，大有激扬。不卖直以取名，惟格王而正事。简在中扈，遂升左垣。考司谏七品官之阶，虽云序进；然大人一正君之事，正属司存。

今目前无必至之忧，而天下有未形之患。戒心外狡，民力中乾。天文变怪而难谏，人才卑少而不竞。民保于信而信屡爽，位守以仁而仁不流。吏情且贪，兵虚仍脆。无非事者，请先大者之图；彼何人斯，尤愿辨之之早。自古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莫若杜群枉之路，开众正之门。国人曰贤，左右皆曰贤，无使淹滞之久；君心以正，远近一以正，切防浸润之行。阍内阍外，不容二心；官中府中，当为一体。舍豺问狸，则民不服；如鹰逐雀，则君自尊。察嫠妇之私忧，回仓公于惊走。庶淮南知惮于汲黯，而昌

黎无惑于阳城。名节皎然，芬芳多矣。富贵乃吾所有，何足计哉；忠良得路之难，切宜念此。某当献嘉颂，愿进苦辞，盖有感平日之知，不敢作细人之爱。诸公不喜生语，柔则茹之；善人能受尽言，遐不谓矣。尚欲作石守道纪德之颂，幸勿还李师中落韵之诗。

颂不忘规，慨当以慷，不徒翩翩书记，直是炎炎大言。他如《贺宣参政》曰：“今海内之事势，若火未然；公主上之信臣，知风之自。夷情外狡，民力中乾。即戎七年而无休息之期，拓地千里而无坚凝之术。使能定未保其能应，则所忧将重于所欣。实赖同心同德之臣，亟合群策群力以御。收草茅之公议而用之邦国，推槐棘之和气而达之闾阎。”《贺俞签书枢密》曰：“春秋九世之仇，固将必报；匈奴百年之运，未有不亡。今犬羊交噬之已深，计蚌鹬相持之不久。下策莫危于浪战，上兵实贵于伐谋。在帝王之万举万全，固求耆定；然疆场之一彼一此，正欠坚凝。幸而及闲暇之时，亟宜定修攘之计。取乱侮亡兼弱也，时则易然；同寅协恭和衷哉，政将焉往？”综观所作，不难在经史纷纶，隶事必精；而难在气调磊落，脱口如生。不啻西汉贾董政事贤良之策疏，特托西昆杨刘四六骈俪之笺启。跌宕昭彰，精能之至也，岂得以寻常酬应薄之哉。

第二节 朱熹 陆九渊 吕祖谦附陈亮 薛季宣 陈傅良 叶适附真德秀

南宋四六固是苏格，散文尤有苏气，文出东坡，诗宗山谷。而论学，则尤排王安石而崇苏轼。独朱熹以为苏轼之学，祸甚王氏；而文则不为苏轼，为曾巩；诗不宗黄庭坚，宗魏晋选体；盖翹然有以自异而不囿于风气云。

朱熹，字元晦，以元为四德之首，易为仲晦；曾结草堂于建阳芦峰之云谷，扁以晦庵，又号云谷老人，更署云台真逸；既又创竹林精舍，号沧洲病叟；晚因筮易，遇《遁》之《同人》，更名遁翁；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婺源人。父松，官南剑尤溪县尉，遂侨寓焉而生熹。生而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即问曰：“天之上何物？”而欲穷其源。十岁，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即厉志圣贤之学。父松，师事豫章罗从彦，而与延平李侗游，得闻将乐杨